

阿 闻 / 著

刀事滇西

甘 蔗 林 里 的 爱 恨 情 仇
凤 尾 竹 下 的 阳 刚 阴 柔



万卷出版公司
VOLUME PUBLISHING COMPANY

阿 闻 / 著

刀 事 滇 西



甘 蔗 林 里 的 爱 恨 情 仇
风 尾 竹 下 的 阳 刚 阴 柔



万卷出版公司
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

© 阿闻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滇西刀事 / 阿闻著. —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4.3
ISBN 7-80601-625-2

I. 滇… II. 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5713 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5mm × 207mm

字 数: 138 千字

印 张: 11

印 数: 1~20 000 册

出版时间: 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业宏 丁建新

装帧设计: 张业宏

责任校对: 李国宽

版式设计: 万晓春

定 价: 18.8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53 23284454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曾经的故事和现在的人

——写在前面的话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几个北方的男子被生活所迫闯荡到了滇西。他们接了一担“押解柳姑娘”的生意之后，便开始了“刀客”生涯。生存太艰难，秦大哥命案在身，郁闷中客死他乡，留给老李一把神奇的户撒刀；刘二哥跑了单帮，后恶病纠缠不得自由，他儿子为报父恩，勇闯高黎贡山寻药，用失去一只手臂的代价换得了刘二哥的康复；杆子和老李一起生活在小城镇里，各自有了女人、家庭，却经历了生离死别——杆子死在土匪的枪下，老李的儿子多年后死在贩毒团伙的刀下。

柳姑娘受不住人生悲喜，终于疯了。当年的知青韩成救了疯女人。韩成自己却为情所困，封闭在昔日的回忆里。

新世纪开始，人们渐渐忘记了过去的日子，都在尝试新的思维和生活理念。但麦烨却找不到使自己震撼的东西。她把幻觉和恋父情结混合在平静的日子里，生活在臆造的爱情中。她一直在找一个自己虚拟的理想中的男人，她觉得生活里消失的东西太多，男人的阳刚

已经被歪曲被抹杀了，她要离开大城市，到世外桃源里找一个真正的男人……

刀客，在滇西和在大城市里，同样是过时的称谓。麦烨说，她需要这样的称谓，这样的称谓才能使她找到感觉……

阴阳，确实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交合。

这个故事不普通。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述，需要勇气。

也许，您的阅读习惯被颠覆了，也许，您需要看到最后才能列出时间上的纪年，但我实在需要您这样阅读。我只是想时刻提醒自己，这样的故事，不可以一口气讲完，也不可以一口气理解——世界本来就不简单。

在故事断断续续的时候，您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滇西一望无际的甘蔗林，想象一下凤尾竹摇动的肢体，想象一下云雾缭绕的高黎贡山，再想象一下，有一把刀，或者是有几把刀，那是一些有灵性的、沾血气的户撒刀……

引子

甘蔗林里的
爱恨情仇

凤尾竹下的
阳刚阴柔

竹窝棚里那个小调持续了很长时间。麦烨说她的眼前更清楚了。她指的是她的幻觉。麦烨的幻觉在城市里不常出现，在山野里站着走着的时候，幻觉出现得很频繁，而且，她说那些幻觉很清楚，越来越清楚。

麦烨描绘了很多次她看到的幻象：夕阳西下的时候，走着的那个人只是一个影子，从来不能看清楚脸面。那是一个坡，那个人在往坡下走，背景是金黄色的，人影是黑色的，坡上坡下是深绿色。那个人走得很慢，有点佝偻，脚下时不时踢出一片尘土。

清楚了？

清楚了。

你看到他的脸了？

没有。

那，什么清楚了？

太阳是已经下山了。

还有呢？

这个坡的后面还有交错的山坡，那边的山坡上是成片

的甘蔗林。

甘蔗林就在我们眼前，大概有上百亩。离我们不远是蔗农用竹子搭起的小窝棚，悬在一大簇竹子中间。这是蔗农看护甘蔗林的住处。那唱小调的人就在这里。

昔马大路耶哎，下大雨么，
买把洋伞耶哎，去送你么，
风把洋伞耶哎，吹走了么，
又挂洋伞耶哎，又挂你么。

.....

麦烨的眼神开始空旷，看不见内容，看不见欲望。正晌午时，没有夕阳，只有艳阳，风吹过的时候，甘蔗林哗哗地响着。10月，但这个地方没有明显的春夏秋冬，滇西的天和地千百年来一直都充满生机。

麦烨在离开昆明的时候对我说，来吧，我们去滇西谈爱情。

我知道，滇西是个谈爱情的好地方，可我也知道，麦烨和我并不是想在滇西谈爱情。

那个人在滇西。

那个人，麦烨幻觉中的那个人，麦烨的父亲嘱咐她去探望的人。



我们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了，麦烨却没有完婚的意思。去年的春天和秋天我提过两次，麦烨只是说不急不急，说她的心理还没有完全准备好，对婚姻依然恐慌，对爱情还没有完全相信。我不愿意强求麦烨，她和我早住在了一起，并且也得到了她父亲的默许。她对我说，那个仪式，对你，就那么重要？

真的不是很重要，仪式和那本“婚姻执照”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麦烨和我在一起。我为了让麦烨了解我的爱情，花掉了在大学里的整整四年时光。我爱这个女人，看上去还是个女孩的麦烨，已经早早地做了我的女人，我自己清清楚楚。

麦烨在我的面前仍旧是她以往的沉默。她对我笑，对我做表情，但就是不能滔滔不绝。在她的父亲面前，她依旧是含笑做着表情，同样是不声不响。

麦烨从小就这样。她父亲对我说。

从我认识她，她就这样。我对麦烨的父亲说。

我和麦烨父亲的交谈持续了很多年，书信也频繁，

见了面也说个没完。这位长辈我尊敬，不只是因为他是麦烨的父亲，更因为他是个警官。曾经是个好警官。而我从小到大改不了对警察的敬仰，年少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威风，成年后是因为他们的使命。

是那个麦烨幻觉中的男人，使麦烨的父亲离开了警察岗位。那年麦烨的父亲没到50岁，离退休的年龄还远得很。那一年那一天，麦烨正上大学，她说自己有感觉，说父亲在家里可能有事，她便放弃已经和同学们定好的暑假旅游，只身回到昆明。麦烨下了车直奔父亲那里，在操场上看到了一番情景：一个戴着镣铐的人打倒了两个押解他的警察，快步跑向一辆警车。麦烨看见父亲出现在大楼门口，举枪将那个人放倒在警车旁。

那个被击伤的人拖着镣铐又站起来的时候，冲上来十几个警察按住了他。麦烨看到那个人推开了所有警察，自己一步一步地往回走，操场上留下细细的一溜儿血迹。

麦烨喊着“爸爸”远远地跑向父亲，被父亲用手势阻止在十米开外。她听见父亲对那个受伤的人说，你要是再想跑，老子这枪子儿就会找你的脑袋！

那个人听到了麦烨喊的一声“爸爸”，停下脚步把头转向了麦烨。那张脸上满是污垢，五官却安详而宁静。麦烨记住了那双眼睛，细长的，明亮的。她想象中犯人的眼睛应该是凶狠无情的，但那双眼睛不是。

麦烨说，那个人，一定也是位父亲，他是听到我叫“爸爸”是回头看我的，他一定也有个女儿。

那个人在20天后被释放，腿上的枪伤并没有完全好，他拒绝到医院医治，独自离开了昆明。麦烨的父亲说，在他身上无法查出来他们怀疑的罪行，无法查找到他们想象中的犯罪同伙，也无法找到这个人的家人。他们只知道他住在滇西，住在高黎贡山坡上一个简陋的用竹子和土坯搭建的棚子里。

麦烨的假期就要结束的时候，父亲离职回到了家里。父亲对她说，



从此可以和女儿享受天伦之乐了，从此可以不再提着枪四处奔波了。

孩子，也许爸爸真的抓错了人。这个人是河北人，却在高黎贡山居住了20多年，他算是最早在云南闯荡的北方刀客，要是个贩毒的，没有必要住在山里，贩毒是赚钱的生意，他又不吸毒，又不想离开高黎贡山，他不太可能贩毒。

麦烨在那年最后的假期里陪父亲好好走了走昆明，她知道父亲并没有多少机会玩转昆明，虽然在这个城市当了很多年警察和警官。

孩子，若有机会去高黎贡山去盈城或者腾山，别忘了询问询问老乡，爸爸想知道30年前在那里发生了什么，有一伙从北方来的刀客曾在那里混出了名堂，那个被我打伤腿的人就是当年有名的人物呢。我好奇他的个性，我老是怀念这家伙的硬汉样子。

那是什么年月的事情？麦烨问父亲。

那是你出生前的事情。

他叫什么？

他姓韩，韩成。

那个幻象，是麦烨自己臆造的。她从没看到过姓韩的在哪个山坡上走过，惟一记得的就是他在操场上逃跑的样子，还有他听到“爸爸”时缓缓地转身和回头。再有，就是操场上细长的一道血迹。

麦烨说，她幻觉中的那个人，就是韩成。我奇怪麦烨的感觉。她又说，那个人，不会是个坏人，一定是个真正的男人。

在这片甘蔗林面前等待黄昏，为了让麦烨再次感觉她十分想感觉的东西。这个场景，放在夕阳西下的时刻，那，麦烨就更能体会“清楚”她的幻象。

这里还算高原吗？麦烨问我。

我感觉一路上都是下坡，这里应该不再是高原了。我说。

你觉出来呼吸顺畅了吗？麦烨再问。



顺畅了。我想，大概是心情先顺畅了吧。我说。

眼前的甘蔗林正是“拔节”时分，风温柔的时候，竹窝棚里小调暂停的时候，能听到“咔咔”的声响。麦烨似乎受不了太阳，收起了满眼的空旷，闭上眼睛。她说这里有很浓的香气，滇西的甘蔗是最甜的。她说，如果馋了，就可以到竹窝棚那里和人家打个招呼，要几根甘蔗解渴。

曲莉说过，她曾在甘蔗林里和男朋友做爱，呵呵。麦烨继续说。

我们也进去吗？我看了一眼麦烨，她仍旧闭着眼睛。

我们也进去吧。我们进去做爱，出来的时候，一定是夕阳西下的时候。麦烨说。

那个叫韩成的人，就在这广袤的高黎贡山区。曲莉认识他，曲莉是从男朋友的父亲那里知道了这个叫韩成的人。韩成参加过她男朋友的葬礼，在女人们的哭声中，曲莉现在的“父亲”和韩成，两个当年的北方刀客默默抱在了一起。曲莉说，韩成是她见过的第二个北方刀客，她想象中的刀客并不是这个样子。她男朋友的父亲步履迟缓，双手已经有些微微发抖，韩成的头发也几乎掉光了，一条伤腿直挺挺地被他拖着。

那次，完全颠覆了我对刀客的概念。曲莉说。

他的腿，是我父亲打伤的。麦烨说。

怎么会？为什么打伤他的腿？他是个老老实实的人！曲莉把眼睛瞪得老大。

我父亲是个警察。曾经是个警察。麦烨说。

一定是你们搞错了，韩成长年住在山上，除了开荒，没别的事情做，他已经老了，能犯什么法？

曲莉看上去已经成为真正的盈城人了。她和死去的男朋友的父母住在一起，叫着他们“爸爸妈妈”。她已经完全站在盈城人的位置上说话了。曲莉的头上有一小块银饰，手腕上也戴着一串玉石。她的眼神里没



有了城市女孩子的闪烁，瞳仁稳稳地定在那里，这是城里人少有的神情。

你要知道刀客的事情，从我这里开始吧。我的盈城爸爸就是当年的刀客。曲莉说。

麦烨知道。

在来盈城之前我们就知道曲莉固执地从昆明搬到了盈城生活。她来信来电话告诉麦烨，他的盈城爸爸已经得了绝症，一直想把刀客的故事说出来，说出来他才安心。

麦烨喜欢慢慢地眨着睫毛，曲莉时常快速地眨着眼睛。这两个女孩子的睫毛都很长，都弯曲着。盈城人的睫毛很少有这样美丽的。这里的阳光比城市直接，这里的土地比城市有味道，这里相对寂静些，没有光怪陆离灯红酒绿。我和她们坐在竹楼里。我们都来自城市，来自同一所大学，却坐在了这样的边陲茶馆里各自体会各自的故事。

能不能找到韩成？麦烨问。

在山上。这里去高黎贡山只有一条大道，迎面的第一个山上，就是韩成的家。曲莉说。

你去过？麦烨问。

没有。上个月我爸爸去过，还给韩成送去了一把户撒刀。曲莉说。

户撒刀是什么刀？

当年的刀客最喜欢用的刀。曲莉回身转向茶馆的“竹墙”。我们看过，那里挂着一把长刀。

这是阿昌人开的茶馆，那把刀就是真正的户撒刀。

高黎贡山下生活着很多民族，盈城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拥居着傣家、景颇族、阿昌族等等族人。早年的山民如今换上了新潮的装束，少男少女们也同样知道流行音乐和歌星影星。麦烨说，原先能从服饰上一眼看出来的门道，现在需要更仔细观察才能明白，得看首饰，看头饰，看背包和衣服上的花纹。曲莉说，你这是刚来啊，若你在这里住上半年，也许能从长相上区别每个民族了。

我说，我更喜欢他们的刀。

曲莉说，越来越少的人在街上挂着刀走路了。

麦烨说，几十年前，或者再早，这里有马帮和象队的时候，一定是人人挎着腰刀。

曲莉微微笑，没吭声。她没再继续说这个话题，在此之前，在我们刚来那天找到曲莉的时候，她说过一句话，她说，想象的东西、电影里的东西，不一样，和这个地方这些人，完全两码事。

茶馆窗外一片绿色。一大簇凤尾竹好看地摇摆着身姿。远处是高黎贡山，近一点的地方是大盈江。麦烨说，盈城真美，小家碧玉的样子。曲莉说，盈城的美景只有连成片才能出美感，出味道，你们可以随意找一处甘蔗林或者竹林，站在边上，深呼吸。

谈情说爱的好地方。麦烨说。

当心当地的小伙子用毡毯把你裹进林子里面。曲莉嘻嘻笑。

干吗？麦烨问。

野合。曲莉哈哈大笑。林子里是做爱的好地方啊。

曲莉的身上已经有了野性，这种野性是城市里没有的。她说的话并不是玩笑，她说话的时候眼中黯淡了一秒钟，两只手的指头绞在一起，眼睑也很快放下，转头看向窗外。

麦烨同样看出来了曲莉心中的悸动，她把目光转向我，要我去街上转转，给她买几件当地的民族服装。曲莉自然讲给麦烨许多，麦烨在晚上又讲给了我。麦烨说，曲莉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没有一滴眼泪。

曲莉的家里有一把户撒刀，那把刀原先挂在老人的屋子里，现在，那把刀挂在曲莉的床头。

麦烨告诉我，曲莉的恋爱很普通，那个死去的男孩子也很普通，只是男孩子的家不普通，而曲莉现在的作为，更不普通。

现在被曲莉叫做爸爸的人，就是高黎贡山最后一批北方刀客。被曲莉叫做妈妈的人，是一位地道的景颇族女人。被曲莉叫做嬢嬢的，是另

一位刀客的女人，她疯癫了几十年，至今曲莉也不能和她正常说话。

当年的刀客中还有一人在腾山，中风好多年没能痊愈，惟一的一个儿子为了治好父亲的病曾闯到了高黎贡山寻找蛇毒，毒蛇找到了，他也失去了一只手。他曾经受父亲的托付只身找到盈城，跪拜了和他父亲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。这高黎贡山下的北方刀客，只剩下了三个人。他们30年前都在秦大哥的门下，手中都有一把阿昌人的户撒刀。

曲莉问麦烨，为什么要了解刀客？麦烨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，她，没对我说。

麦烨的性格并不像一些姑娘一样简单。她未成年就没有了母亲，也从不会和我谈论关于母亲的话题。她的父亲全身心地疼爱她，却始终不过问婚嫁的事情。麦烨没有拒绝和我的交往，在我认识她五天的时候我就提出了我要追求她的愿望，麦烨当时说，我们都需要时间，我们需要细致的了解，这个时间会很长。

你能不能成为像我爸爸一样的男人？她问我。

我不知道，我没想过要当警察。我说。

不，不是要你当警察。她说。你这样回答很坦率，但，你这样回答，我们更需要了解。麦烨说。

那时候我们刚上大学，我问麦烨对我的印象和感觉，麦烨说得也很直接。她说，梁宽你不错。

麦烨的父亲很知道自己的女儿，在我表露出我对爱情的迷茫之后，她的父亲对我笑着说，

作为父亲，我感觉，她需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

我并没有哪些条件不符合男子汉的称呼，没有人说过我不像男人。麦烨也没有说。

她在找吗？她很爱我，就像我爱她一样。她不可能和我恩爱着又同时找另一个男子汉寄托终身。我权当她在丰满自己的性幻想，我感觉我在爱她，这种性幻想对我并没有危险，不存在危机。

但，我仍然好奇。

麦烨在找的东西，我也许能见证到。她的幻觉不间断，而且越来越清晰，那幻觉里的人被她称为韩成。韩成老了，衰老中还能迸发多少阳刚，麦烨要证实自己的追求吗？

任由新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缥缈的思维，也许，我们是在找些回归的感觉。在谈笑的时候我时常表露我的定义，我说，麦烨，我比你成熟。

这是一个悠长的假期。我和麦烨真的坐在了甘蔗林边，听沙沙的风声，等到了夕阳西下。唱山歌小调的蔗农站在远处看着我们，他一定弄不明白两个城里人在乡下的举动。

麦烨面对着夕阳，把眼睛闭上，双手拄地，身体后倾。甘蔗林的影子一点点逼向我们，直到把我们吞没。天边金黄，蔗林深绿，大地褐红。麦烨的短发散乱，衣裙上浮着尘土。

竹窝棚下的人终于耐不住我们的沉默，他砍了两根甘蔗走过来递给我们。我们谢了他，他却好奇地问我们是不是吵架了、闹别扭了。我说不是的老爹，我们常常这样坐着，不用说话。等太阳落下去我们就回家。

麦烨被打断了幻象，她也回头叫了声老爹。

吃吧，吃吧。老爹说。他用砍刀把甘蔗截成几段，再次递给我们。

您的砍刀是户撒刀吗？我问。

不是，这是我自己打的刀，学着户撒刀的样子打的。我是汉族人嚟。老爹说。

汉族人不能用户撒刀吗？我又问。

咋个不能？能呢。那个刀贵重咧，神得很，还是放家里避邪的好，用它砍个甘蔗嘛，大材小用了。老爹说。

麦烨再次闭上双眼。她无法放弃她要进行的事情。风吹过的时候麦烨打了个冷战，我恍惚觉得她在那一抖后，简直就像个巫师。

我给韩成的腰上加了一把刀。她说，一把户撒刀。

老爹纳闷地看着眼前的姑娘。

我想让他朝坡上走。麦烨又说。

我们面前没有山坡，麦烨从开始就在幻觉中确定了山坡。她那时并不知道韩成住在高黎贡山的山坡上，而且她从不知道盈城这里是山脉连绵。

麦烨睁开眼睛，回头看了看满脸狐疑的老爹——老爹，您今天唱的山歌真是好听，您再唱吧，我听出来了，那歌里是说的是个女人。

老爹笑出声来，说，那是当年有马帮的时候传下来的调调儿，没个头尾，唱了一段都不知下段是干嘛呢。

没的事没的事，老爹，您唱吧，您唱了，我们也要回去了。麦烨说。

老爹憨憨地笑着，又递给我们甘蔗——带着回去解渴，水大呢。

麦烨站起来的时候抖落了身上的尘土。太阳已经落下去了，天边开始由金黄变成褐红色。我们谢过老爹，找到回去的小路。

老爹走上竹窝棚的时候，高高地又唱了几句。我听得清楚，问麦烨可知道“洋伞”是什么东西。麦烨说，洋伞，已经成为传说了，曲莉家就有把洋伞。当年刀客的身上有两件重要的东西，一个是户撒刀，另一个是有女人的刀客才配有，那就是洋伞。

麦烨，你那巫师级的故事里不只有男人，怕是还有爱情。

曲莉卧室里那张黑白照片很小，它被镶在一个烟盒大小的相架中，放在曲莉的床头柜上。床头柜上方墙上，就是那把沉甸甸的户撒刀。照片中，小伙子的面孔仰向天空，好像时刻看着头上的户撒刀。曲莉说，那是他在盈江瀑布照的相，他抬头在看瀑布的上方。曲莉精心挑选了这张照片，固定在这个位置摆放，为的就是让小伙子永远望着那把刀。

我们进门时看到了院子里坐着的嬢嬢。她呆呆地看我们问候她，听着曲莉介绍着我们，看着曲莉的父母迎出来把我们接进堂屋。

李子树下的嬢嬢干瘦弱小，脸上皱纹深刻，头发油黑光亮。

孃孃的头发还是年轻时的样子，她疯了，再不想人间琐事了，不用操心就不会白头。曲莉说，孃孃的智力终止在 30 年前了。

曲莉的父母给我们买了很多牛肉活鱼和新鲜蔬菜，又让曲莉去洗了很多柠檬——一起吃顿饭吧，傣味，柠檬酸笋什么的，好吃得很。

盈城是好地方呢，现在什么都有，富裕，安静，老百姓朴实厚道。曲莉的爸爸说。言谈中，他说的仍然是味道浓浓的北方话。

曲莉的妈妈麻利地切着牛肉，边切着边转头嘱咐曲莉要把酸笋丝切得越细越好。她对曲莉说的是软软的盈城话，真难为曲莉怎么能听得那么明白。

这顿傣家的饭菜香得出奇，竹筒饭像一个个玩偶一样地被摆上竹桌，烤鱼像一把金黄色的泛着香味的芭蕉扇，酸笋牛肉精致地码成一盘。曲莉把盛好的一碗饭菜端给孃孃，孃孃独自坐在李子树下慢慢地吃着。

曲莉把梅子酒递给我们，麦烨品了一口，禁不住喊了一声好喝。

曲莉的父亲对我们举起酒杯。

——孩子，北方人喝酒和滇西人喝酒几乎一样，多大的酒杯就只有一口啊。我不行了，不能再喝酒了，你喝了它，喝完了吃完了，咱就说老故事，还有不算老的故事，说你们要听的故事，说那个韩成。